

第九十九章 歸一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山亭中的北齊皇帝忽然消散了麵上的笑容，回複到獨處時常持的沉默之中。他自幼在皇宮之中長大，父皇初喪時，便麵臨了人生最困難的一次考驗，雖然在苦荷國師的強力支持下，太後抱著他度過了此次苦厄，可是如此的發端，注定了他的帝王生涯會非常不順。

是的，不順有許多的原因，但最重要的那條，自然是隱藏在他心中，在太後心中，在苦荷國師心中那個永遠不能宣諸於口的秘密。

為了這個秘密，北齊皇帝付出了太多犧牲，做出了太多有些扭曲性格的改變，他不能和太多的人有親近的關係，不能和自己的姐姐們太過親熱，不能放肆地想做什麼，就做什么，十幾年來，他身邊的人從來就沒有變過，洗澡都像如臨大敵般的嚴密封鎖，後宮裏那幾名側妃依然幽怨著...

為了分散南慶注意力，為了讓朝中的大臣們警醒些，他與母後演了那麼多年母子不合的戲碼，真的很辛苦。

他並不想承擔這些，但既然已經承擔起來了，身為戰家的後代，稟承祖父當年蕩盡天下的雄心與意誌。他便要好自己的角色。

必須承認，這些年他做得很不錯，沒有人能挑出小皇帝太多毛病。他縱容甚至是暗中誘使上杉虎兩夜突殺沈重，抄沒沈家。將整個錦衣衛牢牢地操控在了皇室的手中，軟禁上杉虎一年削其銳氣，再放虎出押，於南方壓製咄咄逼人的慶**隊。於國境之中打壓豪強，於國境之外和範閑勾結。

一樁一樁手段連出...這兩年北齊朝政在他的打理下，愈發顯得井井有條起來，尤其是江南之事，更是證明了這位小皇帝地深謀遠慮與機心。

就算江南內庫的主事者不是範閑，想必他也有能力暗中謀取些好處。但是北齊皇帝心裏清楚，好處的層級也分很多種。再如何想像，他當年也沒有想過，可以通過範閑。為自己的朝廷謀取這麼多的利益。

他輕輕地拍了拍欄杆，看著山澗裏的清清流，歎息了一聲，輕聲自言自語道：“可是你憑什麼來？憑什麼把那些好處都給朕？”他的唇角泛起一絲冷漠而嘲諷的笑容：“慶國皇帝的私生子...和他父親能有多少區別？”

在學習成為一位皇帝的歲月裏，北齊皇帝唯一能夠在現世中找到地對象。當然就是南慶那位強大的君主，他知道那位比自己長一輩的同行，是怎樣一個雄心野心共存。卻又擅於隱忍地厲害角色。

“你終究是會老的，而且已經老了...北齊皇帝微微皺眉，目光稍轉，望向遙遠的南方，想到最近傳來的南慶京都皇室之爭，輕聲說道：“就算你當年是一頭雄獅，打的大魏分崩離析，打地我大齊苟延殘喘，可你畢竟老了。整個人都透著股腐朽的味道，朕真的很希望，你能繼續這般陰險腐爛下去，將他給朕逼過來。”

這幾句話似乎是在歎息著曆史地每一個細節，似乎是在增加自己的信心，因為所有人都清楚，慶國那位皇帝再如何敏感多疑混蛋，可是曆史隻相信曆史本身，而過往的曆史已經證明了，那位慶國皇帝，才是這三十年來天下唯一的勝利者。

北齊小皇帝的眼睛眯了起來，唇角微翹，自言自語喃喃道：“朕，希望這次你能活下來，讓朕光明正大地在天下這個舞台上擊敗你。”

...

他有些看不明白範閑，其實範閑何嘗能夠看清他。

身為帝王，不論他身體內那顆心是什麼顏色，他首要考慮的當然是自己的皇位與天下，如果範閑與他的關係能夠一直保持著和平與利益互補，北齊皇帝會不惜一切代價滿足範閑的要求，比如海棠，比如範若若地拜師。

可將來如果範閑威脅到了北齊，北齊皇帝一定會異常冷漠無情地動用手頭的全部力量，將範閑消除掉。

和情感無關，和國屬無關，和男女無關。

這世上，隻有三種人男人，女人，皇帝

亭下澗中的流水往山下流啊流，流到最下一層宮殿群側，在山腳下匯成一潭清水，清水的靠西方有一道白石砌成的小缺口，汨汨清水由此缺口而出，卻未曾惹得潭水有絲毫動靜。

此時在這一潭清水之後的樹林裏，有一大群太監宮女低頭斂聲地等候著，沒有人知道皇帝陛下此時在山腰間的涼亭裏發呆，他們隻知道，整個北齊除了皇帝陛下以外的最貴氣的兩個人，此時正在潭水之旁發呆。

一位身穿麻衣，頭戴笠帽，**雙足，看上去像個苦修士的國師苦荷，此時正端坐清潭一側石上，手中握著一枝釣竿。

而北齊皇太後，這位為了讓自己的兒子穩坐帝位，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神，忍受了多少擅權亂政之名的婦人，微笑著坐在苦荷大師的身旁，眉眼間盡是安樂恬靜。

當年戰家從天下亂局中起，強行以軍力繼承了大魏天寶，然而連年戰亂不斷，皇室中不知多少軍中猛將，都在南慶皇帝戾狠凶猛的攻勢中紛紛隕命，待那位戰姓皇帝一病歸天後，整座宮內最後隻剩下她與北齊小皇帝這對孤兒寡母。

其時南慶陳萍萍用間，北朝政局動蕩，王公貴族們紛紛叫囂，宮內情勢朝不保夕。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，這位婦人依然讓自己的兒子穩穩地坐在了龍椅之上。

最重要的，當然便是她此時身旁這位大國師地強硬表態。但同時也證明了，這位皇太後。絕對不像表麵上看到的那般平庸。

苦荷地雙眼恬靜望著波紋不興地水麵。

太後微微一笑。心裏卻想起了這一年多裏上京城地變化。當年宮廷有變。她讓長寧侯冒死出宮，求得沈重帶人來援。沈重和錦衣衛是立了大功地。但是皇帝一朝長大。卻是容不得沈重再繼續囂張下去。於是動了念頭。

太後心中是對沈重有愧疚地，可是兒子地心意已定，她知道無法勸說。便默認了這件事情的發生戰家地人。似乎永遠都是那樣執著。不可能被別地人影響改變。比如她地兒子。比如她身邊地這位。

可是她依然想繼續一下努力，因為昨天夜裏北齊皇帝與她長談了一夜。總覺得這件事情不像想像中那般美好。請她來勸說苦荷國師所以才有了今日地潭邊問候。

“我沒有見過李雲睿。隻是和她通過不少的密信。”北齊太後和緩說道。在苦荷地麵前。她自然不會自稱哀家。麵容雖然依然端莊，但說話地口氣，卻像她隻是個不怎麼懂事地小姑娘

苦荷笑了笑。說道：“三國之間相隔遙遠。莊墨韓當初應邀南下之時，也未曾見過那位南朝長公主地麵。”

太後歎息說道：“所以莊大家留下了終生之憾。”

苦荷搖搖頭：“但我是見過那位長公主地。所以我清楚，這個女子不簡單，此次南朝京都之變，發生的如此之快。一點兒動靜也沒有，實在是很出乎我地意料。”

“豆豆地意思是...”太後沉吟片刻後說道：“兩國交鋒。終究還是國力之拚，還是莫要行險地好。”

“他為什麼不來親自和我這個師祖說？”苦荷微笑道：“孩子畢竟還年輕，大概不明白這些年慶國皇帝表現地一塌糊塗。為什麼我們這些老家夥還如此警惕。”

他繼續說道：“因為我清楚，你也清楚，慶國那個皇帝實在是不是普通人物。在第二代之中。沒有出現一位大宗師，卻出現了一位用兵如神地帝王...”他地眉頭皺了起來，“他隱忍的越久，我越覺得不安。”

北齊太後歎了口氣，說道：“即便如此。也沒有什麼太好的方法。”

老人笑了笑，取了下了笠帽，露出那顆大光頭。開懷說道：“狠得葉流雲也喜歡戴著帽子滿天下跑...連這樣一個人都能為李雲睿所用，我相信，這位長公主會想到法子地。”

話題至此，太後清楚再也無法勸說國師回轉心意，恭敬說道：“叔爺，再多看看吧，南朝地事情，任他們自己開去，對我們總有好處。”

“時間不多了。”苦荷手中的釣竿沒有一絲顫抖。緩緩說道：“如果我們這些老家夥在世地時候不能解決這個問題，將來誰能解決？”

這話與那位草廬裏的大宗師說的何其一致。

太後地手微微一顫，笑著說道：“海棠這丫頭呢？再說...南邊還有個範閑。”

苦荷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範閑，這個年輕人就要看他地造化，如果他足夠聰明和強大，這次的事情，想必他會謀得最大地好處，也算是我朝送給他的一份禮物，以這年輕人的心性，既然承了豆豆這麼大地情，將來總會念我北齊一絲好。”

歸根結底，這些北齊的當權者清楚，以國力而論，在短時間內，積弊已久的北齊依然無法趕上或者超越南慶，在大勢之中，十餘年內，依然是南慶主攻，北齊主守，所以才會有承情念好一說。

“我本以為是南朝地太子或者老二機會更大一些。”太後皺眉說道。

苦荷搖了搖頭：“範閑這樣好殺怕死的人，怎麼可能給他們上位的機會，如果真有這種可能性，你以為他就真的舍不得下手殺人...這整個天下，能夠在範閑地殺心下而能不死地人。統共也沒有幾個。”

太後微怔。沒有想到國師對範閑的實力評估竟然強大到這種地步。

“不要忘了，他地身後還有個瞎子，葉流雲卻不可能給南朝那些皇子當保鏢。”

苦荷笑了笑。提起了手中地釣竿。竿上細線係著魚鉤。並沒有像有些人那般無聊地用繩子垂釣。以謀狗屎境界。

魚鉤出水。滴起幾滴清珠。再次墜入水中。這潭皇宮之中地清水，卻似乎被這幾滴清珠擾地興奮了起來。嘩地一聲水波大興。蕩地水底青青水草無助搖擺。

無數尾或金或青地魚兒躍出水麵。歡喜騰躍。拍打水麵有聲，似乎是在向手持釣竿地苦修士表示感激。

...

水聲漸漸歸靜，從清潭的缺口處向外流去。淌成一道白玉。再潤半道山丘。沿石徹地禦水道。流出宮牆之外。匯入玉泉河中。宮中澗水隻是玉泉河地支流，然而事實上。玉泉河之所以得名。卻是因為皇宮裏那座青山上地澗水之名玉泉者。玉泉也。

玉泉河水往上京城內流去。離宮牆並不遙遠處。經過了一個圓子。

這正是海棠姑娘那座圓子。於上京繁華地中覓清靜，實在是異常難得地好地方。所以以往範閑曾經譏諷過她徒好其名，卻沒想過這等田園暗底裏貴氣十足。哪有半分鄉野之意。

此時圓中行出兩位姑娘。登了上圓外地馬車，向著城內行進。

沒有用多長時間。馬車便來到了上京城最熱鬧的一帶，車速自然也緩了下來，路過一間古董店時，車夫似乎聽到了車廂內女子地召喚停了下來。

海棠放下扯起車簾地右手。轉頭對範若若說道：“是你弟弟，要不要下去打個招呼？”

範若若笑了笑。說道：“今天既然是他請客，我們就不要提前見了，先在上京城裏逛逛吧。”

海棠點了點頭。馬車再次開動了起來，沒有驚動古董店裏地人。

古董店內，一位體形微胖地青年正在低頭看著裏麵地商品。此人不是旁人，正是被範閑一腳踹到了上京城，在海棠的手下吃了無數苦頭，終於熬將出來，接收了崔家行北路線地範家二少爺，範思輒。

不知道是易容了地緣故，還是離鄉背井的生活讓這少年有些早熟，此時他的眉眼間全是一片平靜，全無當年地囂張橫戾之色，讓人瞧著比他的真實年齡要成熟許多。

他今天晚上在抱月樓上京分號大宴賓客，提前知道了姐姐和海棠這兩個自己最怕的人要來，所以提前出來在古董店裏采辦禮物，務必要讓這二位心情愉悅才是，隻是看了許久，甚至讓店老板將藏貨都拿來看了，依然是沒有找到滿意地東西，讓他的心情有些不愉快。

他的身後還是跟著那些腰佩彎刀地北齊高手保鏢，雖然範氏兄弟心知肚明，這肯定是北齊皇室地監視人群，但範思轍和範閑一樣膽大，依舊這樣隨使用著，並沒有換了人手。

店內還有別的人在看貨，從那些人的服色上可以看出非富即貴，這家古董店極有名氣，貨物賣地也是極貴，所以敢進來挑東西的人，都是北齊地大人物，不是巨賈便是權貴。

這些人並不認識範思轍，但看他帶了四名高手護衛，暗自猜想這個年輕人肯定哪家不愛出風頭的公子。

此時店老板極其鄭重地端了一個紅布遮住的木盤走了進來，湊到範思轍身邊說道：“公子，要成對的，也就這個了。”

範思轍挑起紅布一角，看見盤上擺著的是一對兒玉獅子，雕工極好，獅子虎頭虎腦，分外可愛，他不由笑了起來，心想送這對兒給姐姐還有海棠，確實應景，也有些給自己出氣地意思。

“就這個了。”他揮揮手。

偏生不巧，旁邊那些看貨地權貴也瞧上了這對玉獅子，便央求範思轍能不能抬手讓讓，一位富家公子哥兒甚至願意給個紅包表示誠意。在上京或者京都東夷城這種大地方，一般沒有太多仗勢奪貨的橋段發生，畢竟場間諸人都是非富即貴，誰也不知道會得罪誰。

在上京城內，範思轍一向低調，南慶地海捕文書上還有他的名字，所以除了錦衣衛與慶國皇室及相關官員外，沒有幾個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。如果換成往日，像這位富家公子哥這般溫柔請求，範思轍說不定就會允了，隻是今日他確實有些喜愛這對玉獅兒，所以猶豫著沒有開口。

這一猶豫，那些權貴們地心情就變得相當不愉快，心想自己這些人已經給足了麵子，如果不是侯爺受邀參加一個極重要的聚會，將采辦禮物的事情交給小公子，自己這些人確實需要這對名貴的玉獅子做禮物，何至於要和這個陌生人說道。

便在此時，那些人分開，一個約摸十二三歲的權貴子弟走了出來，指著範思轍的工子罵道：“在上京城，還沒有誰敢和我爭東西！”

範思轍的眉頭皺了皺，如果換作以前，隻怕他早就一拳頭呼了過去，隻是年歲漸長，心性要穩定許多，問道：“閣下是？”

有一人好心提醒道：“這是長安侯家的小公子。”

長安侯、長寧侯，乃是北齊太後的親兄弟，這身份確實足夠尊貴，但範思轍微微一怔後，卻是可惡地笑了起來。

“你爹今兒晚上要送禮是吧？”範思轍再如何進步，但當年畢竟是個無法無天的家夥，咬著牙，狠狠地盯著那個小孩兒的眼睛，說道：“小屁東西！”

此言一出，對麵的人都圍了上來，群情洶湧，似乎是準備動手。

範思轍冷笑了一聲，領著四名彎刀護衛走出了古董店。

店外馬車上，一名彎刀護衛眼中閃過一道異色，問範思轍：“老板，您認識那位公子？”

範思轍啐了一口，罵道：“個小兔崽子，當年大哥把他的手給扳斷了，居然一點兒長進都沒有...再敢來惹老子，當年老子把他另一隻手給扳了！”

古董店內，眾人也是麵麵相覷，心想先前那家夥膽子真大，居然敢當麵罵長安侯家公子為小屁東西！

閑話少敘，那位小公子采得禮物，強忍怒氣，興高采烈地回了府，跟隨著自己的父親，來到了上京城新開不到四月的抱月樓分號，準備參加這一次極為重要的聚會。

然而當他進了樓子，坐到了父親的身旁，看著首位上正在和堂哥談笑風生的胖子時，他頓時傻了眼。

他的表哥叫衛華，乃是整個衛氏家族裏最出色的年輕人，如今深受陛下賞識，擔任著錦衣衛鎮撫司指揮使的重要職司，在整個北齊，都擁有著極為可怕的權柄。

然而這樣一位厲害人物，此時卻和那個少年胖子談笑無忌，就像是多年友朋一樣，眉眼間似乎還有隱隱的警惕。

長安侯家的小公子癡癡看著這一幕，心想先前罵自己小屁東西的胖子兄...到底是什麼人？

...

範思轍和衛華說話的空兒，用餘光瞥了一眼席下，發現長安侯居然帶著他那個不成材的兒子來了，心想老東西這麼大年紀了，怎麼還生出這麼小個兒子，別不是戴了帽子吧...他一麵腹誹著，一麵朝著長安侯笑了笑，打了個招呼。

今天這次宴會是他發起的，沒有請外人，全部是北齊皇室國戚的成員，目的也很簡單。南朝那邊消息清楚，李雲睿已經垮台了，慶國內部似乎再也沒有可以威脅到自己兄長的人，那自己一定要把握住這個機會，把整個生意的盤麵再擴大一些。

而和北齊做生意，其實就是和北齊皇帝家的人做生意。所以請來了衛家的所有人，同時又請海棠和姐姐來幫自己壓一下台麵。

範思轍怕什麼？所有南邊的低價貨都在他的手上，內庫的出品源源不斷地由夏明記交到他的手中，衛家的人想發財，就得依賴他。

他笑咪咪地望著麵色有些變化的長安侯家小公子，眨了眨眼，意思很清楚，老子那對玉獅兒呢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